

當媽媽真好？

流行婦幼雜誌的母職再現

陳婷玉（南華大學傳播學系）

本研究分析以準媽媽／媽媽為目標讀者的專業婦幼雜誌的文本內容，檢視其對懷孕／生產／育兒的母職建構，以及流行媒體中所再現的母親／好母親形象。哪些主題被強調？而哪些又被排除？流行媒體中有哪些母職迷思？

研究發現雜誌呈現一種主體性受擠壓的、技術專家宰制的、美化的、中產階級的、消費的母職經驗以及勇於展演的、受到嚴密監控的母親身體。藉著母職的再現，流行雜誌協助維持並再製新自由主義的、後工業社會的、晚近資本主義的、科學論述的父權體制。本研究以批判的觀點，真實的社會建構及意義構連理論為基礎，企圖釐清母職再現背後千絲萬縷的權力運作關係。

關鍵詞：母職、婦幼雜誌、媒體建構、再現、母親形象

一、研究動機

在一個媒體發達的社會中，電視、電影、廣播、報紙、雜誌以及網際網路，形成我們生活中巨大的背景資料庫，提供我們許多明確的或隱晦的健康訊息。除了書本上的專家來源，或是更傳統的來自醫護人員忠告、親朋好友的建議之外，大眾媒體所傳遞的健康訊息，在當代生活中，可能造成重大的影響（Seale, 2002）。涵化理論大師 Gerbner 與其同事在監看了十年美國電視上有關健康與醫學的訊息後，注意到被扭曲及偏頗的內容，於是力勸健康照護專家檢視電視節目中的健康訊息，以了解健康議題如何地被描繪（Larson, 1991; Seale, 2002）。

自此之後，健康議題逐漸吸引傳播學者的興趣。在 2006 年出版的創刊十週年特刊中，健康傳播領域的權威期刊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針對過去十年中檢視媒體健康訊息的研究，做一總括性的探討，認為媒體上的訊息一般而言都是錯的、不確實的、不適宜的（Kline, 2006; Neuendorf, 1990; Seale, 2002），媒體幾乎不可能幫助一般人了解健康議題及有健康問題的人；尤有甚者，媒體邊緣化某些社群的利益，鞏固、強化了社會及政治權力的差異（Kline, 2006）。大眾媒體若無法提供正確的健康訊息，將會對閱聽人造成直接的傷害，更對處在某些健康／疾病狀態下的人們形成困擾及壓力，甚至烙印和羞辱。

關於媒體如何形塑健康議題的研究主題中，多為惡疾（如 AIDS、cancer），或是新聞價值高（如精神疾病），或悖離主流社會

致謝辭：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深具建設性的修改建議，使作者在學術寫作上獲益良多，並使本論文更臻完善。

價值觀的狀態／生活型態（如抽煙、喝酒）。本研究有別於以往的研究，並非以疾病／罹病的人為對象，而是以健康的、「正常的」、一般婦女為關切的對象。本研究企圖以批判的角度，剖析大眾媒體中對孕婦、產婦、女人、母親角色與形象，亦即母職（motherhood）的再現，探討媒體強調了什麼？以何種角度位置來論述？又暗示了什麼？遺漏了什麼？隱藏了什麼？什麼又被邊緣化了？

對懷孕的婦女而言，除了人際來源（醫學專業人員、親人、朋友以及其他人）以外，大眾媒體亦可能成為提供婦嬰／婦幼照護訊息的來源。孕補時期是一個女性進入母親角色的最初、最生澀、也最重要的階段，在過去家族成員群聚的時代，女性懷孕後多半有來自婆婆媽媽、姑姑阿姨、姊妹、妯娌的訊息、意見及各種協助提供；然而，現代核心家庭結構能給予初次懷孕女性的支持相對少了許多，於是一本針對懷孕、生產、育兒、親子關係，提供完整訊息的專業婦女雜誌，便成為方便而易得的來源。Tobin（1990）曾指出母職的概念是文化構成，而各種文本，包括雜誌中的流行文本，在這個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時至今日，一本影響國內眾多婦女在懷孕、生產及育兒過程的流行讀物，可以說是將／初為人母者最重要的社會化機構之一，那麼它在建構母職的過程中所創造的論述，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因為對一個將／初為人母的女性而言，《嬰兒與母親》這一類流行雜誌提供了一個範本，告訴它的讀者如何扮演好準媽媽／媽媽的角色，而如果沒有公平、真實、確切地描述，便可能誤導、困擾閱聽人，對她們造成焦慮、壓力及自漸形穢，甚至自我譴責。例如，對於女性身體的觀視與規訓，近來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似乎有越演越烈之勢，就連處在懷孕時期的女性也不放過。研究者長期閱讀婦幼雜誌文本，時常發現告誡孕婦必須注意體重控制、不可吃得過胖的文章，更有許多產後

瘦身的資訊，提醒產婦必須快快甩掉懷孕增加的體重。而精緻性感的塑身內衣廣告更是以前所未有之勢，搶攻這類婦幼雜誌的版面，可以想像這類商品所帶來的巨大商機。這樣的論述是否對閱聽人造成影響雖屬未知，然而國內一項針對懷孕晚期婦女所進行的訪談研究指出，這些孕婦以未懷孕的成年女性標準身材來評估自己身懷六甲的軀體，並表達出希望產後重獲其「女性氣質的自我」(Chang, Chao and Kenney, 2006)。本研究檢視流行婦幼雜誌中對母職的建構，企圖指出哪些意義及論述與母職構連，形成母親形象的宰制意識型態。

二、文獻探討

(一) 理論基礎

1. 真實的社會建構

國內媒介批判研究先驅學者張錦華(1994a)指出，媒體是語言、文字、影像的操弄者，而非反映者，中立客觀的經驗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無論是媒體工作者或是語言規範都充滿了特定的社會及文化價值意涵。符號被刻意地「自然化」，而「自然化」的執行顯示符碼使用的習慣性與普遍性，這並非自然的產物，是一種約定俗成、一種武斷的指派。Roland Barthes 在他的語言深層意涵分析中，指出符號隱含義中的迷思，其運作主要方式是將歷史「自然化」，任何素材只要一受制於迷思，就會簡化為一種純粹的意旨作用，給予它們自然的正當化，和清晰的事實陳述，但卻不去解釋它們，所以人可能清楚地瞭解其意涵，但並不察覺其迷思特性(Roy, 1998)，他更指出迷思原本是某個社會階級的產物，而這個階級已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取得主宰

的地位，因此迷思所傳佈的意義，必然和這樣的歷史情境有關。但是迷思的運作企圖否定這層關係，並將迷思所呈現的意義當作自然形成的，而非歷史化或社會化的產物（Hall, 1982；張錦華譯〔Fiske, 1990〕，1995；唐維敏等譯〔Gurevitch et al., 1982〕，1994），導致社會與政治層面的意義遭到抹滅。例如 Bartlett（2004）就指出哺餵母乳是文化實踐，而非自然的、天生的，或甚至是性別化的。

2. 意識型態／構連理論

Stuart Hall 的意識型態構連理論，著眼於意識型態如何在語言中發現了它最適切、最有利的構連領域。他將意義的實踐與生產，稱為「表意的實踐」，表意的行使方式並非依賴個別字詞的內在意義，而是將論述整體架構組織化，集體的社會理解於是生成，即語言的產製背後一系列可茲轉換的分類系統，透過獨特的安排邏輯使文化庫存的元素產生一套普遍的文化共識。所謂構連，是藉著一語言符號所強調的語藝來瞭解意識型態，同一個字眼可以和其他語言連結起來而產生十分不同的意識型態，同一個字眼也可以將它從論述中的位置「解構」出來，然後「構連」至不同的意識型態，而這個過程涉及相對的各種社會利益與勢力的鬥爭，取得此種優勢的群體便透過語言及論述，將有利於他們的意識型態構連出來（Hall, 1982；唐維敏等譯〔Gurevitch et al., 1982〕，1994）。因此意識型態的構連分析必須從政治、經濟、社會意識型態的實踐與機制著手，哪些意義與價值被凸顯，而哪些意義與價值又被渺無聲息地隱匿起來？例如，有關母乳哺育的意義常被浪漫化而和親密、情感交流、堅毅等敘事連在一起，Sutherland（1999）指出，由歷史視角來看，餵母乳和其他身體經驗一樣，是政治的（political）。

大眾媒體是現代人和外在世界之間的媒介，也是一般人最容易接觸到的符號再現與意義構連系統，而媒體即在表意（意識型態構連）過程中選擇訊息、賦予意義、建構社會知識、分類正邪、定義價值與規範、褒善貶惡、塑造共識與合法性。大眾媒體不是自然發生的共識表達，而是一個強加一套價值觀於社會的力量，是意義創造者、再現者，而媒介訊息在宰制意識型態或框架中製碼，在霸權支配的次序中運作，而這個次序通常再製和政治經濟菁英有關的訊息，訊息中通常含有優勢或偏好的意義，呈現宰制階級的性別、階級、種族等的偏見（Abercrombie and Longhurst, 1998; Denzin, 1998）。

3. 語言／論述／知識／權力

論述一般被定義為一種寫作或言說的形式，任何媒體產物都可視為論述（Williams, 1997）。Van Dijk（1997）曾依不同層次定義論述，從最微觀的口語結構到社會中的行動及互動、再到鉅觀的整個大社會，都屬論述的範圍。而 Michel Foucault 則給了論述新意，他認為論述是一種透過語言再現知識的方式，論述因而得以定義、產製知識，並決定事物如何被思考及談論，以及人們的行為如何被規範，任何事物和行動都必須在論述中方能具有意義。

Foucault 晚期將研究焦點轉至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及權力如何運作，他主張知識總是不可避免地與權力關係糾纏在一起，因為知識總被應用在社會行為的規範上（Hall, 1997），知識的發展即是權力實踐的結果，權力實踐的場域也是知識產製的地方。而所有的知識一旦被應用於真實世界，便有了真實效果而「成真」，然而 Foucault 否定真理的絕對存在，他認為真理不論在任何時期、情境下，都只是一個論述形式，是權力運作下的規則體系，所謂「真理」是人類運用知識、

從事分類、施加壓力及限制的權力，透過無意識的訓育過程，滲透進入生活實踐之中（張錦華，1994b）。

權力像一面網般地無所不在，它在家庭與性的私領域中，也在政治、經濟、法律的公領域中。潘淑滿（2003）指出，當論及女性主義論述核心概念「身體政治」時（包括強暴、婚姻暴力、塑身美容、生殖科技與母職經驗等），必然要連結到 Foucault 對身體與權力的論述。Foucault 認為身體本身就是權力作用的場所，女性主義者進一步指出，女性的身體經驗絕對不只是一種個人的生活經驗而已，而是兩性互動過程權力資源分配不平等的事實，身體政治其實就是「性別政治」的顯現。

Foucault 的研究主題均在描述文化、歷史、社會發展過程中，各類的知識制度、語言技術等如何藉由規範主體，來鞏固權力的控制網絡，其中最常見的是分類，如瘋狂或正常、罪犯或良民，這些社會習用的類別將人們客體化為不同類別，主體的形成便在「分類」實踐之中進行，而分類的作法可能來自於科學知識，也可能來自於社會文化習俗，及主體的自我認定。Foucault 同時又強調這種建構主體的方式絕不同於以往的統治權力。當代社會的權力形式並非以暴力迫害身體或生命，相反的，它是以極其精緻的技巧，包括各種知識或科技，建構規範或規訓的措施，使主體依照規範運作行為，生產或是再生產規訓的價值。不論是十六世紀的圓形監獄或是現代社會對女性的觀視與規訓，乃至於本研究所關切的母職建構，都是類同的權力運作產物（Hall, 1997；蔡篤堅，2001；張錦華，2002）。

而對於母親主體的規範，亦可藉由「分類」來進行；Kelh a（2009）指出，40 歲以上女性的懷孕及生產一向被定義為高度危險的行為，由生物學的特徵而被劃歸「高齡產婦」的女性，常被質疑可

能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單親媽媽則是另一個常被負面建構的分類，在母職、獨立性、家庭等文化敘事上受到壓迫（May, 2004; Valdivia, 1998）；Hadfield、Rudoe 與 Sanderson-Mann（2007）在分析英國媒體如何再現母職時，發現媒體把重點放在那些挑戰傳統母職的母親身上（小媽媽、年紀大的媽媽，以及那些延遲成為母親的女性），暗示當代家庭已經陷入「危機」；而從代理孕母的法律及道德論述，亦可看出我們文化對母親、母職的期待，從生物學論述看，代理孕母是「邪惡」的女性，因為她沒有母親的「本能」，把自己生下的孩子送給別人；從社會論述看來，代理孕母也是不自然的，因為她把生育孩子這種私領域的事、被認為是「愛的勞動」的事，變成是商業行為，而她亦沒有把孩子的福祉置於一切之上，尤其是自己的利益之上，代理孕母因為挑戰了傳統母親的定義，並威脅到有關生養孩子的父權社會關係，因而受到詛咒（Burr, 2000）。其他還有使用毒品的母親、犯罪的母親等各種分類，這些被標示為「越軌」的母親，通常是沒有服從主流母親規範的人。嚴格說來，那位將自己兩個兒子沉入湖中溺死的邪惡母親 Susan Smith（按：1995 年，美國南卡羅來納州一位 25 歲母親 Susan Smith 被控謀殺她 3 歲及 14 個月大的兒子，先前她謊稱孩子是被一個黑人所綁架，並淚眼婆娑地請求警察救回她的孩子，但幾天之後，在密集偵查審問之下，承認是她把自己的孩子關在車上並將車子推入湖中。）與其說她是犯下謀殺罪而被判終身監禁，倒不如說她時時提醒著我們，違反母職律法會有何下場（Hasian and Flores, 2000）。

本研究著眼於母職如何被流行媒體建構，在這個過程中，必然有著千絲萬縷的權力網絡在運作，父權宰制 vs. 女性主義、醫學知識 vs. 常民常識、密集母職 vs. 後現代女性主體性與能動性只是其中一、

二個環節而已。本研究藉著對文本的論述分析，檢視哪些論述被不斷再製，哪些論述被摒棄放逐，一窺母職建構過程的權力運作。

(二) 相關文獻

1. 女性健康議題的媒體再現

從事媒體健康議題再現的研究時，性別刻板印象的議題很快浮現，進而大多數的研究，著眼分析媒體對女性的描述，而非男性。這些分析多是批判性質的，指出女性群體的權益會被媒體呈現出的形象所傷害 (Seale, 2002)。因為媒體建構中僅強調某些觀點而遺漏其他，進而取得合法地位的觀點，被大眾視為真實，具有所謂的真实價值 (truth-value)，如此型塑公民的政治感知及偏好，形成優勢論域 (Meyers, 2004; Yadlon, 1997)。

女性雜誌總是過度地聚焦在飲食、身材、情緒、生殖健康，而忽略其他主題。媒體上的女性形象似乎越來越纖瘦，即使研究無法指認媒體中的女性形象與女性飲食失調症的因果關係，其影響仍不容否認。它至少和我們文化中認定的身體的理想型有關。許多研究指出，媒體暴露造成年輕女性對自己身材的不滿意，希望自己更苗條，即使已是十分「標準」，甚至瘦削的女性仍是如此。

女性雜誌中有關飲食／營養的論述，對女性的要求顯得相當嚴苛，強調食物／健康／美麗三部曲，惟有健康的飲食才能獲得健康的身體，也就是苗條、吸引人、「正常」的身體。要吃得「正確」，瘦不只是美，更是健康，象徵一個人天生的道德感（自控力、自律），吃「壞食物」便是溺愛自己、道德淪落。一位女性如果已是母親，那麼她一方面必須要確保孩子正確的飲食實踐，使孩子健康，另一方

面也要維持自己的健康，以成為一個有能力的照顧者（Madden and Chamberlain, 2004）。Kokkonen（2009）就發現在芬蘭的一個網路匿名討論區中，肥胖小孩的雙親被說成無能、無法和自己的孩子形成適當的情感聯繫，不然就是養育孩子的方式錯誤，而上述對雙親的建構其實是性別化的，幾乎等同於母親。

女性的飲食既然和健康構連，那麼不健康／生病自然也可以歸咎於女性的飲食不適當。在女性的健康議題中，乳癌是一個被媒體過度建構的例子，因為對女性閱聽人而言，這是軟性新聞，而對男性閱聽人而言，則是給了他們一個凝視乳房的機會。Yadlon（1997）指出有關乳癌的知識產製中，流行媒體的乳癌論述揭示了兩個危險因子：飲食和生育，這兩者一向被理解為女性特質。傳統上，準備食物是女性的責任，一個為社會稱許的女體（苗條），要靠她嚴格的食物攝取戒律。控制飲食是女性氣質的適當表現。生育亦和女性氣質構連，被再現為一個女性的「天生慾求」。而乳癌的討論時常以一種苛責的語藝，因而產生性別化的罪惡感，也就是說，一位婦女之所以罹患乳癌，是因為她沒有做出「適當」的飲食及生育的決定。這種論述暗示著預防得病的方法，就是遵循優勢的女性特質律條。Lantz 和 Booth（1998）也發現在流行的雜誌中，乳癌被描述成神秘、無法解釋的流行病，通常發生在年輕、職業婦女的黃金時期，並指出女性的過晚生育或不生育、使用口服避孕藥、人工流產、抽菸、喝酒等和乳癌罹患率攀升有關。這種再現所傳遞出的訊息是，年輕、反傳統女性所做的行為和選擇（尤其和生育有關），導致她們身體病理上的反彈。

2. 母職的社會建構

母職的概念是一個歷史建構的意識型態，提供所有女性一個性

別化的行為模式，無論是有孩子或沒有生育孩子的女性，都在管制範圍內（Reger, 2001）。即使許多性別規範較不明確，母性規範通常卻十分清楚（Cherry, 1999），各個文化幾乎都有正確母職／母親角色的各種論述，而沒有服從主流性別規範的人，便會被標示為越軌（deviant）。這個章節首先回顧有關母職的迷思／意識型態，接著審視媒體在這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外，早在美國第二波婦運時，女性主義倡議者就主張「母親角色」是女性受壓迫的源頭，將母職定義為一個必須改變及再評估的標的（Reger, 2001；俞彥娟，2002），因此有必要檢視女性主義的母職論述（motherhood discourses）。最後，本研究企圖帶入當前的後現代、新自由主義及資本主義等思潮如何衝擊母親角色。

（1）母職迷思

生養孩子、成為一個母親常被再現為女性的本能慾求，是一個女性一生的必經之路，「有一天你會想要有孩子，然後你過去的成就（職業生涯）相形之下就變得不重要了」（Tropp, 2006）。在父權宰制的意識型態運作下，婚姻和家庭常被描繪成女人的最終目標（Roy, 1998），女人「自然」地想要孩子而且知道怎麼照顧他們，這是女性「天生」的特質（Burr, 2000），從歷史上看，女性如果不是母親或即將成為母親，那她們就什麼也不是（Medina and Magnuson, 2009）。

大部分人對於擁有孩子持著正面的態度，認為是人類最渴望的選擇之一。但媒體有時將此種正面情感形容到極限，將生兒育女說成是一個人生命中單一最重要的一件事，尤其是媒體在建構不孕及生殖技術時，更是把尋求幫助的女性描繪成極度渴望小孩，因為那是她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然後為了生孩子而放棄工作。媒體把女性認同推回到六十年代——生產的能力，不孕的女人認為自己「不像女人」

(Condit, 1996)。Hadfield 等人 (2007) 檢視英國媒體如何再現母職，尤其是有關選擇、年齡、不孕的議題，發現雖然避孕及人工流產技術為女性提供「選擇」，但女性選擇不生育卻仍招致批評，尤其媒體把重點放在對傳統母職的挑戰，並暗示英國的家庭已經因這些女性的選擇而陷入危機。

Wilson 與 Huntington (2006) 在檢視英國、美國、紐西蘭的青少女媽媽文獻時，發現這些「小媽媽」被置於烙印及邊緣化的位置，並不是因為她們收入低，而是因為她們的「政治不正確」，因為她們偏離中產階級的主流文化——透過高等教育及婦女工作參與達到經濟成長。

除了太年輕不適合成為母親，太老也不行。40 歲以上女性的懷孕及生產一向被定義為高危險，被質疑無法生出健康的小孩，並需要周全的產前檢查及產後醫療照顧 (Kelhä, 2009)。這些女性也常被建構成追求職業生涯的婦女，因此「選擇」很晚生育，而其他可能的原因，如適當托育機構的缺乏或男性親職角色的期望等，卻從未被提及 (Lantz and Booth, 1998)。

單親媽媽則又是一個時常被烙印的母親類別，單親常成為定義一個女性的概念，成為女性的認同身分。單親媽媽必須面對主流母職敘事負面建構的強大力量 (May, 2004)，Medina 和 Magnuson (2009) 則指出，密集母職論述通常將那些需要社會救濟的母親描繪成最脫軌、最糟糕的母親，而這些母親亦多是單獨撫養孩子的媽媽。

於是乎，凡是威脅到生養孩子的父權、傳統概念的女性、落在性別化的女性概念之外的女性；可能是太老，可能是沒有和男人維持一段穩定的關係，可能犯過罪、嗑過藥、精神狀態不穩定 (Burr, 2000)，或是太窮、有色人種、不會講英文、不聽從醫生建議 (Cherry,

1999)，這些具各種社會條件或樣態的母親都不是好母親，因而沒有資格生養孩子。

Hays 研究八〇年代以降的母職建構，提出了「密集式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 一詞，此種建構指陳母親是孩子最好、最理想的照顧者，女性應全心投入孩子的照顧，孩子的福祉凌駕一切，因為孩子是無價的、神聖的，所以母親必須放棄自身的需要、利益，而以孩子身心最大利益為考量，為孩子犧牲 (Murphy, 2000)。這種母職意識型態使工作的母親產生認知失調，她們必須在他人的評斷及自己的罪惡感中掙扎。雖然近年來男性對家庭、孩子的責任分擔逐漸加重，但在一個異性戀關係中，女性仍被認為是家庭事務的主要責任者，母親要計畫、安排大多數有關孩子的活動。Medina 和 Magnuson (2009) 就指出現代的母親除了滋養、看顧、餵養家庭，還要扮演很多社會角色，好媽媽的標準似乎正在擴大當中。於是母親因為孩子而改變，協調工作及家庭事務以求吻合好母親的建構。

然而不斷擴大的好媽媽標準給母親帶來何種影響呢？Elvin-Novak 和 Thomsson 兩位學者曾對挪威婦女進行調查，發現她們在討論母職時，出現三種優勢的論述位置：接近性，母親要能陪伴在孩子左右照顧他；快樂，母親快樂孩子才會快樂；個別的領域，母親要有自己的職業生涯以體驗自我實現。這個母職的模式裡出現兩個論述位置之間的矛盾緊張：陪伴在孩子身邊 vs. 追求自身需求和成就，雖然兩者不完全互斥，但現實生活中常使母親陷入天人交戰 (Guendouzi, 2006)。

(2) 媒體的母職再現

既然母親深受母職迷思的影響，在媒體為大多數人建構真實的現代社會，媒體如何再現母職，便值得審視。過去女性雜誌描繪的母

職，對當時母親的影響十分深遠，Tobin（1990）曾分析十八世紀英國女性雜誌 *Lady's Magazine* 對母職的建構，指出雜誌所描繪的母親並不吻合當時的情境，上流階級及中產階級母親並不照顧她們的孩子，而是交給奶媽以及僕人照顧，等孩子再大一點就請家庭教師來教育孩子，到了7歲左右再把孩子送到寄宿學校。而雜誌創造「溫柔母親」的形象，把母職理想化及情感化，把母親塑造成溫柔、有同情心，永遠為自己孩子的福祉、健康、快樂憂慮著，隨時準備給孩子支持及撫慰。那麼為何當時的母親要擁抱雜誌所呈現的新母職呢？因為這給了當時的女性一個新的徑路來思考自身，新的母親角色給了這些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而不是裝飾品，或只是男人的所有物及展示品。新母職給女性自我價值感及自信，並給予她們的女性特質（溫柔、敏感、同情心）從未有的重視及高評價。於是新母職支持、合法化了家庭勞力的分工，把這個世界分為男性、女性，把活動劃歸公、私領域，並把時間、空間分隔成工作的世界及家的世界，這是工業化資本主義的重要特徵，而女性雜誌再現的母職概念，協助維持並再製資本主義的父權體制。

Hadfield 等人（2007）分析英國媒體如何再現母職，並審視媒體論述是否反映二十一世紀的母職重新定義及改變，研究發現，即使英國社會中的家庭形式已不斷改變，對性行為及婚姻的態度也在改變，然而女性若選擇不生育，仍招來批評。媒體常把重點放在對傳統母職挑戰，並暗示家庭因「女性的選擇」而陷入危機。如此看來，媒體附庸母職的主流論述，並打擊任何企圖挑戰此種論述的母親角色／母親經驗。

（3）女性主義的母職論述

美國女性主義者由於批判傳統的兩性角色，常被譴責鼓勵女性拋

家棄子。母職過去被理解為一複雜的社會角色，其強化父權意識型態及權力，是女性受壓迫的基石。而在七〇年代後期，女性主義者改變早期的負面批判而採取正面態度，把母親角色納入女性主義理論，主張兩性最大的不同是女性的生產能力及母親的社會角色，母性特質是女性權力的來源（Morell, 1993; Reger, 2001；俞彥娟，2002）

俞彥娟（2002）在分析兩位啟動二十世紀美國婦女運動最重要的女性主義學者 Beauvoir 與 Friedan 的母親角色思想時指出，女性主義者並非鼓吹女性離開家庭，而是挑戰傳統母親角色的荒謬和缺點，並提供女性主義的母親角色觀點，但這些觀點未被正確了解，甚至是遭到刻意扭曲及誇大。而女性主義者推動婦女的平等教育權、工作權以及參與公領域等，有時也被認為似乎為女性帶來家庭和工作的雙重負擔，而成為蠟燭兩頭燒的「超人母親」（supermom），而雖然 Beauvoir 和 Friedan 挑戰傳統母親角色的迷思，批判傳統母德說，但俞氏亦指出兩人主張的缺點：在討論理想的女性和母親角色時，兩人都以男性標準為理想，希望女性能選擇做母親，並享有男性目前所有的一切，兩人皆過度簡化，或者缺乏進一步探討女人懷孕、生育和養育的經驗，她們忽略了女性的自主性，也無視女性的特殊經驗，為日後婦女運動的許多議題留下未解的難題。

後工業社會的特徵是個人主體性受到尊崇，社會規範及機構化結構的影響減弱（Baker, 2009），Friedan 的主張似乎與之呼應：「女性若想跳脫女性迷思，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注意力從丈夫、小孩和家庭移開，放在自己身上……」（俞彥娟，2002；李令儀譯〔Friedan, 1963〕，1995）。後現代思潮使當代女性意識產生重大轉變，亦衝擊女性的母親角色建構，這種轉變偶爾在媒體上呈現；Tropp（2006）以女性主義的觀點分析影集《慾望城市》（*Sex and the City*）如何挑

戰懷孕及母職的宰制論述，並比較劇中主角之一的 Miranda 意外懷孕情節與戲外真實世界裡女星 Parker（飾演 Sarah）與 Nixon（飾演 Miranda）懷孕後，大眾媒體對此現象的報導。

當代的流行文化及媒體論述中，不斷地再現女性能做好母職，同時維持一個成功的職業生涯，《慾望城市》描繪美國大都會女性生活，自開播便引起廣泛的注意及討論，一部分的原因是它企圖挑戰性意識及女性意識的傳統觀點。美國媒體中母職的完美典型隨著不同的時代不斷變遷，1950 年代女性多是全職的家庭主婦，1970 年代女性則想在職場和男人一較高下，1980 年代的女性媒體形象，則是既擁有一個成功的職場生涯，也能全心地奉獻給她的孩子的「超級媽媽」，如 *Cosby Show* 即為一例，直至今日，許多女性領悟了這是不切實際的理想。《慾望城市》提供了母職的不同觀點，四位主角之中，一位耽溺於性、追求自由與性解放，拒絕母職（Samentha），一位是把成為母親視為自己一生的志業（Charlotte），另一位則是一個比較貼近實際的範例；Miranda 在兩個極端的論述中掙扎，感知到自己在追求理想的母職時受限的能力，必須面對自己矛盾的情感，「她為自己沒有感到很興奮（懷孕了），也沒有立刻感受到和腹中孩子的緊密連結而覺得罪惡，但她很擔心有了孩子後會如何擾亂她的職業及個人生活」（Tropp, 2006）。Miranda 的懷孕情節中，拒斥了「母職是女性的本質，是女性生物的本能，是人類演進的發展」論述，成為母親、擔負母職絕不是一件天生、自然之事，而是必須努力學習達成的。而要兼顧母職與職業生涯更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涉及許多的妥協，也需要許多的幫助。

（4）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與母親角色

Miner（1996）批評美國有名的電視劇 *Murphy Brown* 利用主角

Murphy 的懷孕及生產來建構母職意義；Murphy 在「不小心」的性行為中懷孕，劇中她決定不要墮胎，而在生產過程中，她的拉梅茲教練和醫生幫了大忙。影集中描寫產婦的身體需要經由技術來控制，包括醫院中精良的機器及訓練良好的人員。影集使用 Murphy 懷孕來販賣一種技術專家主義的（technocratic）、父權的、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和其他社會關係一樣，對母職的關照不能獨立於資本主義之外，生活於現階段資本主義的母親，毋寧是處在一種充滿焦慮的自我持續改進氛圍之中（Stephens, 2004）。

新自由主義社會鼓勵公民聽從專家的忠告減低風險；個體要透過行為「選擇」來將風險減到最低，並且以孩子的身心最大利益為考量（Murphy, 2000），在這種思維之下，不聽從醫生建議的母親就是自私、不在乎、不謹慎、愚蠢的壞媽媽（Cherry, 1999）。以餵母乳為例，專家鼓吹母親餵母乳，並警告餵配方奶的短、中、長期危機。然而，澳洲學者 Bartlett（2003）直言，後資本主義的母乳哺育政策「母乳最好」（Breast is Best）雖然經過數十年的宣導，母乳的哺育率卻未見上升，哺育期間也沒有變長。餵母乳多被認為是個人選擇或個人實踐，所以哺餵失敗是母親個人的失敗。實際上，當代消費者的「選擇」語藝是一種完全自願的理想型，女性主義者 Susan Maushart 譴責鼓吹母乳哺育，她認為這種語藝是建立在自願、自由選擇的論述基礎上，暗示著女性用她們的能動性來選擇餵母乳，所以當女性沒有選擇餵母乳，便必須面對各種評斷、審視。其實「選擇」餵或不餵母乳，都已經是妥協的結果了，因此，餵不餵母乳並非個人選擇，而是文化加權的，是選擇做「對」的事、文化讚許的事，而不是選擇自己想做的事。

而當代母職建構的核心——密集母職的論述，似乎與資本主義的

若干意識型態掛勾；想盡辦法挖掘問題與困難，挑起母親的焦慮，然後提供各種解決方案（商品、服務、技術、專家建議、達人忠告、過來人經驗等），當然這些都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例如當前幼教的時髦思潮——「提早學習」，相信是許多台灣家長深信不疑的信條，然而資本主義功利社會中，父母的期望卻可能剝奪或排擠「兒童遊戲」的存在與發展（李芳森，2006）。而為了滿足父母的期望、減低父母的焦慮，各種昂貴的課程、才藝班、營隊便成了父母的救星。在新自由主義的技術操弄下，母職被規範，督促母親在孩童早年大量投資，以增進她們孩子的腦部發展，乃至將來的成功。研究發現，有關資本主義中的社會投資框架對母職的規範，在不同文化中，竟有令人驚訝的雷同（Luccisano and Wall, 2007）。

最後，在後資本主義經濟市場及自由貿易主導下，身體變成商品，而一個好的身體是可以按主體意志來控制、駕馭、修正的（Bartlett, 2003），對於一個因懷孕、生產、哺育而變形的女性身體，需要各種產品來矯正、改善，這就給了各種服務、技術、產品無限的商機，也同時告訴準媽媽／媽媽，她的身體、經驗、狀態是脫軌的、不正常的，需要幫助以回歸正軌。

綜上所述，媒體對懷孕／生產／育兒的建構可能有偏頗、扭曲，某些內容被強調、被不斷再製，而某些內容卻被忽略，甚至隱諱。透過這些論述策略形塑了孕婦／產婦／母親的角色形象，再現了文化中母職（好媽媽／準媽媽）的理想型。研究發現，年輕女性暴露在若干喜劇及肥皂劇，會影響她們的自我形象及她們未來的母職形象（Ex, Janssens and Korziliias, 2002）。本研究以國內提供準媽媽／媽媽有關懷孕、生產、育兒相關資訊最豐富的婦幼保健雜誌的文本為對象，以批判的觀點，檢視哪些價值系統被再製，又有哪些母職迷思在媒體再

現過程中，成為文化中的優勢論域。同時，若干母職實踐的重要議題，卻因種種因素而在流行論述中銷聲匿跡，本研究亦企圖將這些議題發掘出來，並對這些被強調或隱諱的論述，尋求它們的社會歷史脈絡，以檢視流行的母職論述在整個社會文化歷史演進過程中的運作情形。

三、研究方法

(一) 樣本選取

本研究選取國內歷史最悠久，發行量最大的《嬰兒與母親》雜誌文本來分析，它是由婦幼文化媒體集團下的嬰兒與母親雜誌社發行，1976年9月創刊，每月上旬出刊，至今逾30年，已出刊386期（2008年12月號為止），曾獲得「金鼎三十『老字號金招牌』資優出版事業特別獎」（中華民國行政院新聞局，2007）及「優良健康讀物獎」（中華民國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局，2007）。目前坊間類同的雜誌尚有《媽媽寶寶》、《媽咪寶貝》、《育兒生活》等，但發行量、發行歷史、影響力及閱讀率等都不及《嬰兒與母親》，根據研究者向該雜誌社詢問，目前發行量約為65,000本，而根據AGB尼爾森的調查，《嬰兒與母親》雜誌乃居婦幼孕期刊物閱讀率（25-39歲女性，2009年1-3，4-6，7-9月連續三季）的首位。¹

由於《嬰兒與母親》具有易得性的特色，國內眾多準媽媽／媽媽將這本雜誌視為懷孕期及育兒的重要工具書與參考書，這點由每一期

1 資料來源請參考：http://www.baby-mother.com.tw/fun/news_cont.aspx?mid=978D2DF4415DA5C5。

的讀者迴響中可窺知一二，因此其重要性及影響力不容忽視。

研究者由於自身在近兩、三年內懷孕與生產，對本研究的文本曾進行長期閱讀，發現在內容主題上，常有循環、重複的現象，因此本研究只鎖定《嬰兒與母親》雜誌近一年期間（2007年）的刊次進行分析，一方面顧及研究文本的易得性，一方面也能確保內容的完整性及主題的多樣性而無遺漏。進行完整年度的內容蒐集亦可以排除季節、特殊節慶事件可能有的主題選取影響。本研究選取每一期雜誌中最重要的「特別企畫」內容加以分析，來深入探討流行論域中的母親形象與母職再現。這個部分通常有兩個主題，約佔40頁的篇幅，位於每期雜誌目錄頁之後，通常在第30到70頁之間，可說是雜誌當期的核心內容，而在雜誌封面文字介紹亦是以特別企畫的主題為最大字體，位在最醒目之處。本研究將所分析之一年期雜誌的「特別企畫」專文標題羅列整理，置於文後（附錄一）。

（二）資料分析

本研究採取質化資料分析法，質性研究關注的是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亦即文本在特定的文化社會脈絡下的運作情形。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找出資料中所存在的範型，也就是說，研究者原先並不預設任何立場或建立假設，而是把原始資料組織到若干概念性類目以找出概念、意念或主題（theme），再以這些主題來分析資料，因此登錄資料不是死板的編碼，而是完整分析的一個部分。在資料登錄的初期階段，採用開放性編碼（open coding），即把大量原始資料（文本）濃縮到若干原始主題（類目名稱），並在登錄過程中，隨著資料的累積，不斷精緻化類目名稱。接下來便進入主軸編碼（axial coding），

即把第一步驟形成的主題組織起來，找出這些主題在概念上或結構上的秩序，最後在資料登錄完成後，選擇性（selective coding）地找出最能說明、呈現、示範主題（類目）的資料個案，以對資料作出最確切的解釋（Neuman, 2000）。

以每一篇《嬰兒與母親》雜誌中「特別企畫」的專文為分析單位，找出與母職有關的意念或概念，形成若干主題名稱，並記錄呈現該意念的關鍵詞彙。深入分析、整理、組織這些母職概念的呈現類型（即原初建立的主題），並試著將它們串聯起來。最後經過反覆閱讀文本及不斷精緻化、整合類目，獲得雜誌呈現的母親角色圖像，筆者並試圖將這些建構涉及的複雜歷史、文化、政治、社會脈絡一一理出，深入剖析雜誌的母職敘事方式，透過論述分析，可以看到哪些主題被凸顯出來，形成怎樣的論述位置。本研究企圖找出那些取得合法性及正當性的論述，以及被排除的言說，以檢視流行媒體中母職如何被再現的過程及其間的知識／權力如何運作。

四、分析結果

台灣年輕父母雖然承襲了許多上一代的育兒經驗，但產生觀念上的衝突亦不在少數，父親或母親的角色基模受到社會文化建構影響甚鉅，在資訊發達、媒體高度發展的社會中，大眾媒體的流行論域亦成為新手父母的重要參考。莊永佳（1999）曾針對國內教育書籍中之母職形象進行分析，指出在我們文化認知建構中，母職仍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負責人，母親應專職照顧小孩，同時呈現一種密集性母職（intensive mothering）。本研究在近十年之後檢視流行婦幼刊物所再現的母親形象及母職論述，除了近年來有關女性的主體意識受到關

切，因而有關母親／母職／母性的論述可能有所改變，而雜誌相較於專業育兒書籍，可能更容易為一般大眾接受，可得性亦更高，而其彩色精美的印刷，也更容易吸引閱聽人，因此大眾雜誌所描摩的母親形象更應該被檢視。以下為本研究分析流行婦女雜誌中傳遞關於孕婦、母親／母職、女性及育兒照顧所呈現的若干主題。

（一）受擠壓的母親主體性

雜誌中處處充斥著對準媽媽／媽媽的關懷，告知懷孕媽咪的「必經」過程，關懷孕期生活的各個層面，舉凡飲食、運動、生活起居、身體保養、孕期不適及紓解方法等，琳瑯滿目，無所不包。然而，這些對母親的關切，似乎都在告訴准媽媽，隨時照顧好自己，不得有所閃失，因為孩子在母親體內，母親的身體並不只屬於自己。而在生產之後，必須將孩子置於中心，其權益超越一切。這種思維考慮的是孩子的需求，母親則是模糊的形象，是退居幕後的，她的看法和需要是被排除在外的，母親作為一個主體的能動性很少被討論（Medina and Magnuson, 2009; Phoenix, Woollett and Lloyd, 1991）。這樣的論述顯然和女權運動所欲提升的女性意識及女性的主體性論述相互衝撞，雜誌中不斷提醒媽媽：「孕期帶來的生理變化充滿無限驚奇，雖然體型和生理變化帶來諸多不便，但是孕媽咪對寶寶的期待、對寶寶的愛，往往已經超越自己身體不舒服的感覺！」（張采妮，2007d: 44）、「想餵母乳並不困難，但必須克服初期的辛苦並具備耐性，這包括必須隨時隨地滿足寶寶的需求，即使是半夜以及在尚未抓到正確餵奶方式前乳房經歷的痛楚……。而當您看到寶寶滿足的模樣，一切的辛勞也就值得了，不是嗎？」（施娟娟，2007c: 64），我們似乎看到女性／母職

的主體性抗爭節節敗退，而勝利的一方是戴著天真無邪面具的父權宰制。

另一方面，植基於發展心理學，認為母親所提供的環境將影響孩子，因此女性一旦在腹中孕育了一個小生命，她的身體和行為便開始受到控制及馴化，在雜誌中有關產前檢查（第 368 期）、孕期不適與紓解（第 366 期）、孕期不正常警訊（第 373 期）、懷孕禁忌（第 369 期）、懷孕飲食（第 370 期）等內容，都可看出女性懷孕後，似乎諸多決定權已不在她的手中。例如近年來流行的「胎教」，孕婦常被警告：「有健康快樂的媽咪，才能孕育體態健全的健康寶寶……根據美國研究指出，孕媽咪在懷孕期間若有憂鬱的狀況，無形中會將某些壓力荷爾蒙傳送給胎兒，可能會將憂傷的情緒傳染給胎兒……。」（張采妮，2007b: 30）。又如晚近在台灣幼兒身上越來越常見的過敏反應／體質，母親也難逃責難；「張雅婷醫師舉例說明，假使媽咪懷孕之前對蝦子會產生過敏，懷孕期間又沒有特別節制，繼續食用會讓自己致敏的食物，胎兒在子宮內便已經提早接觸過敏原，加上當時 TH2 過敏免疫系統正值活化期，胎兒在子宮內便已經是一位過敏寶寶了。」（張采妮，2007h: 36）。另外，國民健康局近年來積極提倡的母乳哺育，則又是個讓母親充滿矛盾與罪惡感的話題。雜誌分析母乳的成分，強調母乳最好，配方奶粉不可能複製母乳中天然而且有生物活性的物質（免疫蛋白、抗體），卻又告知無法哺餵母乳媽媽「別太擔心，可多留意奶粉罐上的營養成分標示，選擇與母乳相似的配方奶，讓寶寶不至於輸在起跑點上。」（楊心怡，2007a: 60）

在台灣，哺餵母乳固然在政府單位的宣導下，成為中產階級母親一個不得不然的選擇，尤其在寶寶出生的一個月內，多數母親努力嘗試餵母乳，但一個月或兩個月（產假結束）之後，能持續哺餵的母親

便大幅減少。這種情形和國外的情形相似。Sutherland (1999) 指出，餵母乳和其他所有女性身體經驗一樣，是政治的，餵母乳被浪漫化，和親密、情感交流、堅強敘事連結在一起，然而社會情境使餵母乳對現代的女性而言，變得十分困難。Bartlett (2003) 則從後現代的觀點來看母乳哺餵，餵母乳實際上是個體性的喪失，女性覺得被綁住，而一個餵母乳的身體，是無法按照主體的意志去控制或駕馭的身體，使女性失去控制權。結果是女性發展出很複雜、複誦的論點來對抗母乳的主流語藝以及使用配方奶粉的正當理由。

固然女權團體不斷爭取及呼籲，在雙薪家庭中，父親及家中其他親人也應協助教養下一代的工作，但甚至連父親都仍屬於「幫忙」的性質。雜誌中雖然時常提醒另一半為準媽媽／媽媽分憂解勞，但在所提供的大量「服務性資訊」中，仍讓人感到母親的任重道遠，似乎整個懷孕、生產、育兒的過程，母親仍須挑大樑，大部分的工作仍落到女性身上。由於女性具生產的能力，因此長久以來，女人具母職本能與驅力的論述被視為理所當然，直到女性主義者 Rich 指出，母職在父權體制之下被界定、被限制，因此是政治的產物，而非自然的事物（夏傳位譯〔Clough, 1994〕，1997）。Chodorow 亦否定母職的生物學論證，指出並沒有證據顯示本能與母親角色之間的關係，母職的概念不僅設置了性別架構，同時亦再製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與男性宰制的意識型態（張晉芬、黃玫娟，1997）。

現代自由民主國家運作依賴的不只是法律和教育，也包括媒體和家庭來傳遞及生產意識型態，以達國家的政治目的。育兒是母親的職責所在，好母親、母職是社會建構，有著政治目的和結果（Phoenix, Woollett and Lloyd, 1991；莊永佳，1999）。

(二) 技術專家主義宰制下的母職

各種醫學及健康的常見論述中，技術（科技）的地位一向屹立不搖，被視為常規，而其他替代性的健康照護的形式則常被邊緣化，在真實（如新聞），或虛擬（如戲劇）的媒體內容中都是如此（Harter and Japp, 2001）。

專家學者不斷告訴我們，現代人處在一個風險社會中，因而新自由主義社會公民被鼓勵要做出正確的「選擇」，來將風險減到最低，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聽從專家的忠告（Murphy, 2000）。俞彥娟（2006）亦指出，傳統上女性所擁有做為母親的知識受到貶抑，而科學家育兒的權威晉升。本研究所分析的文本中，幾乎完全籠罩在此種技術專家主義（technocratic）的氛圍中，無論是從孕期母親的照料，到生產的方式、產後的護理及調養，乃至於寶寶的照顧、教養，無不以專家、學者（中醫師、西醫師、營養師、協會理事長、教授、護理師等）的意見與觀念為依據。一個有趣的、亦是台灣習俗中有關懷孕的重要文化產物——懷孕禁忌，是生活在台灣的每一個女性或多或少知悉的。雜誌曾對其做過詳盡的剖析：「古時候因為醫療不發達，孕期及生產的過程充滿不確定的因素，所以總是希望孕婦自己能夠多小心一些，以免影響胎兒或動了胎氣。正因為如此，古時候便流傳不少關於懷孕時日常生活的禁忌。對於這些禁忌，相信許多孕媽咪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但到底這些禁忌的醫學意義是什麼呢？」（楊心怡，2007c: 28）。在這篇特別企畫專文中，懷孕的禁忌（或有時被稱為迷信）——被現代的科學角度破除，並由醫生與教授的論述所取代。然而這種技術專家論述，卻似乎將懷孕的禁忌，由一種迷思（宗教的、庶民文化的、父權宰制的）轉移到另一種迷思（科學的、醫學的）。

迷思無論以何種形式出現，其馴化過程都必然對女性產生壓力，而握有宰制力量的權威者之汰換，對女性自主權的提升似乎並無太大助益。

（三）浪漫化的母職

不論古今中外，母職被美化、神聖化，藉著將母愛套上神聖的光環，而將女性固定在被宰制的位置。而在傳統社會化的過程中，女性不斷被教導為子女犧牲奉獻的神聖偉大，母性天職的不可或缺，要去分辨何者為純粹「心甘情願」的個人抉擇，何者為完全「奴隸壓榨」的社會控制，並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張小虹，1993）。藉著對母職的頌揚，母親形象的美化（如天使般、為子女自我犧牲），將女性逼進（或誘入）一個不利於主體建構的論述位置。

婦幼雜誌必然是全心全意地擁抱母職的，除了圍繞著懷孕的各種相關議題，更在育兒的知識與觀念上提供豐富的資訊，目的是協助一位母親順利度過懷孕期間及生產過程，以及幫助新手媽媽照顧孩子、教養孩子。在此同時，雜誌上所呈現的孕婦／母親，幾乎都是快樂的、滿足的，偶爾出現的另一半，亦是對孕婦／母親充滿憐愛、支持，而在母親懷中的孩子，則必然是既可愛、健康又快樂的。流行母職論述所勾勒出的母親／家庭／天倫的美好關係，其實是矯飾的，或至少是局部的。懷孕對許多女性而言，並非令人愉悅的經驗（對一般女性尚且如此，更遑論擁有較少資源的弱勢婦女），而育兒對許多父母而言，更是苦不堪言的差事，這些在婦嬰雜誌中似乎都被簡單帶過，將懷孕的不適、做母親的辛勞、育兒的痛苦淡化、簡化，以「當女人真好；當媽媽真好！」的論述來概括母職，這也可以從《嬰兒

與母親》雜誌幾乎每年舉辦的「當媽媽真好的 100 個理由」徵文活動中，看出其論述建構的脈絡。

學者指出，電視廣告總是美化母性；廣告的場景中，母親總是那麼喜悅，而圍繞在她身邊的孩子總是那麼快樂，這種善於照顧人的「良母」形象從整個脈絡中被拉出來，而和某特定商品連在一起，買了商品便可成為好母親，兩者意義可以互換。在分析女性雜誌的營養健康訊息時，Madden 與 Chamberlain（2004）也發現雜誌文本中呈現的母親是健康、苗條、年輕的女人，憐愛地、滿足地看著她的孩子吃早餐。廣告把母親矯飾得很完美，使女性陷入無法解決的困境，因為現實中根本不可能達到（Roy, 1998）。

婦嬰雜誌還有另一項簡化問題複雜度的方法，「消除產後肥胖 18 招」、「寶寶啼哭代表的 7 種語言」、「懷孕飲食 30 問」、「餵母乳 7 大問題一次解決！」、「寶寶常見的 9 大皮膚問題」、「11 種孕期不適 & 紓解方法」、「20 個你不可不知的產後大事」、「改善孕吐 12 法寶」，諸如此類的標題和內容，讓人以為已囊括所有的問題面向，並獲得解決問題的方法，然而事實可能並非如此，而流行論述常把這些問題或對母親造成的困擾說得相當輕鬆，指出只要掌握訣竅，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以筆者自身所經歷「哺餵母乳」為例：「……專家已經告訴我們，98% 的媽咪都有足夠的奶水哺餵寶寶……想餵母乳並不困難，但必須克服初期的辛苦並具備耐性……只要抓到正確的餵奶方式，很多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施娟娟，2007c: 64）。然而，親身體驗過的母親便知道，以上這些描述真可謂輕描淡寫，讓人以為哺育母乳並不如想像中困難，然而實際情形卻是許多母親在努力嘗試之後選擇放棄，因此母乳的哺育率在台灣並不見大幅提昇。媒體的論述似乎將餵母乳視為一種母親的本能，是多數母親都能做的事，但觀察筆

者身邊的親朋同事，以及兩次生產後住在月子中心時結識的母親們，這顯然又是一個媒體建構的「母職迷思」。

現代母親所面臨的最大困難之一，是如何兼顧工作與家庭，工作與母職被我們的文化建構成僵化的二元對立，形成一種戰爭的語藝（Johnston and Swanson, 2004），許多研究亦在檢視母親所遭遇的工作／家庭角色衝突與困難（Stephens, 2004），然而分析一年的雜誌，對於困擾母親最甚的問題，亦是母親最需要幫助的，幾乎從未被提及，彷彿不存在此種困境。雜誌不斷美化、浪漫化母職，又簡化母親所遭遇的困難與解決之道，同時淡化、瑣碎化，甚至完全忽略作為母親所承受的矛盾、壓力與痛苦。

（四）中產階級的意識型態

本研究在分析雜誌的母職論述時，發現雜誌中所呈現的母親、孩子，及其家庭背景，都是極其富足的，孕婦的所需所用、各種紓解不適的產品、用具、生產之後坐月子的選擇（月子料理外送、坐月子中心、海外坐月子等）、產婦復原所需要的各種食品、物品、育兒所需之用品及服務，乃至孩子們身上的衣鞋、裝飾物、外在環境（家庭場景或其他戶外場所），都顯現一種富裕，甚至奢華的中產階級，甚至上流社會的生活型態。

雜誌中五花八門的主題，一部分圍繞在懷孕或產後母體的照顧，飲食則佔了很大一部份，除了不斷提醒孕婦要留意體重，強調低油、低糖、低鹽，亦告訴孕婦要補充「額外」的營養，如維他命、DHA、深海魚油、鐵、鈣、葉酸、益生菌等。另外，可樂、咖啡、茶、巧克力要怎麼吃、怎麼喝，亦在討論之列（張采妮，2007g: 30-48）。

其他和懷孕生產相關的若干主題中，本研究發現《嬰兒與母親》雜誌所提供的資訊，是經濟力、社會力相對較弱的母親未曾思及的，如「……每家院所的設計風格各有特色，有些孕媽咪可能會偏愛 A 家院所的粉色調設計，有些媽咪可能會喜歡 B 家院所的佈置風格，外籍孕媽咪可能會偏向具有英文環境的院所……只要能讓孕婦的心情感到愉悅、有安全感，就是適合自己的產檢院所！」（張采妮，2007e: 30）

而雜誌也常介紹許多健保不給付，而媽咪必須自費的檢查，如產前檢查自費項目，高層次超音波、3D、4D 胎兒超音波，並告知處在何種條件或狀態的孕婦應該進行這些檢查。雜誌中多少給人一種感覺：為了更安全起見，為了「確認」母體及寶寶的健康安全，額外的付出都是應該的。這種論述毋寧是中產階級的，甚至是上層社會的，一般家庭或較弱勢家庭的孕婦，不僅在經濟上沒有餘裕，也未必有多餘的時間、精神來進行雜誌中所建議的產前檢查（即使是健保給付的例行產檢）、合宜的運動與飲食、懷孕禁忌的遵行及各種胎教法（包括音樂胎教、唱歌胎教、瑜珈、按摩胎教、情感胎教、語音胎教、遊戲胎教、練習書法等）（張采妮，2007b: 38-42）。

而雜誌上的家庭，是由爸爸、媽媽及孩子所組成的快樂家庭，不會有別種家庭，如單親、外配、未婚媽媽、隔代教養或甚至因不倫戀而產下的孩子。因為這些都不被認為是「正常」家庭，不符合社會對於快樂家庭的想像和建構。莊永佳（1999）在分析國內教養書籍所描繪的母職時，亦有類似的發現，這些書籍的作者似乎未意識到其他家庭型態存在的可能，在書寫的過程中，「自然」地就以爸爸、媽媽和孩子的組合呈現，不需加以思索。

Phoenix 等人（1991）批評美國文化中論及母職時，很少考慮到

母親的結構差異。勞工階級母親通常比中產階級母親擁有較少可運用的收入及物資資源，因此她可能必須拒絕孩子的若干要求，擲節開銷以應付物資拮据的困難，而「正常」母親的社會結構並不能反映美國勞工階級母親及孩子的生活。

而先前所提到的密集性母職，以孩子為中心、照顧孩子成長的各層面，似乎也必需是財力資源足夠的家庭方能做到，如果連家庭餬口都有問題，那麼通常這種家庭中所有的成員都將被視為一經濟的生產者，每一個人都要為家庭貢獻一份心力，要分擔家務，就像過去農業社會中，每個家庭成員都要幫忙農務工作，孩子並沒有特權，生活的重擔早已壓得父母親喘不過氣來，哪來的閒工夫對孩子心理的需求、認知的發展、生理的成長等關照得面面俱到。因此，此種密集性母職似乎也是中產階級母職建構的產物，然而雜誌中呈現的這種中產階級意識型態宰制下的母親形象及母職倫理，便可能對身處不同社會結構與階級中的母親形成壓迫。

（五）母親身體的解放與禁錮

美國女星黛咪摩兒在時尚雜誌《浮華世界》（*Vanity Fair*）封面的裸體孕婦照被視為一種當代女性形象自我塑造的積極參與。七十年代西方婦女運動開始倡導女性必需瞭解自己的身體，以掌控自己的身體，更進而創造新的身體意象，才能有效打破傳統男／女、精神／肉體之階層以及視後者為骯髒污穢、墮落不道德的傾向，於是由女性出於自由意志所呈現的裸體，往往成為剝落道德束縛，反抗性慾壓抑以回歸本我的象徵。摩兒裸照凸顯了西方母體論述中神聖（母親）與性慾（裸體）的弔詭，也改變了孕婦大肚子「不雅」，及母親應是神聖

無慾的論述（張小虹，1993）。

母體的展現在婦嬰雜誌，毋寧是開放而多樣的，不論是封面人物，或是內容中非名人／藝人的孕婦照片，不乏身體的裸露；胸部、肚子，甚至是全裸。雜誌並在每一期固定刊登讀者所投稿之孕媽咪照片，也不定期舉行攝影比賽，鼓勵讀者公開展示美美的孕婦照，這些照片中亦不乏裸露程度不同的母親形象展現。

雜誌中對「懷孕的女人最美麗」的意義建構不疑餘力，不斷呼籲女性展現自己懷孕的身體之美，鼓勵懷孕媽媽調適心境，勇於面對身體的變化，甚至驕傲地站在舞台上，某種程度上確實解放了母親的身體，並穿透了色情裸體傳統與母親造成的視覺符碼衝突的迷思。

另一方面，近來明星／藝人懷孕、生產的流行論述越來越多，研究者觀察《嬰兒與母親》雜誌，近年來的封面都是藝人／名人：懷孕的女藝人，有時加上他們的伴侶，或者是女藝人和她們的孩子，有時則是全家福。Tropp（2006）指責，雜誌封面強調這些懷孕女星的身體，沒有妊娠紋，她們平滑的腹部看起來甚至比沒有懷孕時還美。這些懷孕的女星照片吸引男人的目光，使懷孕的女體再度成為觀視的對象，而女人的目光亦被吸引，尤其是懷孕的女人，受邀與她們的對照組（或是角色模範）做比較。流行媒體把母體美化及商品化了。同時這些女明星似乎能同時擁有事業、恢復美好的身材、亮麗容貌、又能奉獻全部的心力給她的孩子，殊不知這可能是花錢雇了管家、傭人、保母及私人健身教練、營養師、美容師的結果。

（六）無所不在的美貌神話

如果天真地以為 Naomi Wolf 的經典著作《美貌的神話》（*The*

Beauty Myth) 中所論及，對女性容貌與身材監控與規訓，懷了孕的女性就能豁免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傳統社會以賢妻良母、淑母氣質等文化迷思來限制女性，當這些限制逐步被打破之後，社會上控制女性的力量就必須重新部屬，轉移主題，把各種新的限制、禁忌與懲罰強加在解放後的婦女臉上和身體上（林芳玫，2005）。林芳玫更進一步指出，美貌神話之所以能有效控制女人，是因為其運作原則是誘惑與愉悅，而非單純的壓抑禁止，婦女從事一種美容與健身活動時，一方面感受到照顧自己、寵愛自己的快樂，另一方面也感到將自己健康、外表、生活方式操之在我的自信心，因而使得婦女心悅誠服，自動自發地執行美貌神話的律令。而這樣的論述實踐，正赤裸裸地展現在流行的「準媽媽／媽媽」形象建構上。

過去學者便曾譴責嬰兒雜誌給產後女性的建構，不是飲食要營養，而是瘦身飲食（董綺安譯〔Leroy, 1994〕，1994），而在現今國內外以孕婦／產婦為目標讀者的雜誌，這類主題所佔篇幅之多令人吃驚；「動一動更舒服更窈窕消除產後肥胖 18 招」、「孕媽咪冬季愛美保養有撇步」、「美麗錦囊 17 招：整形美容手術與非手術法」、「孕媽咪如何健康吃年菜」、「別以為孕婦就可以胖，當心十大危機！」、「美麗不打烊：有效美白 so easy！」、「孕期調理 menu：產後減重，你做對了嗎？」、「美麗不打烊：孕期正確防曬斑點不再來！」、「孕媽咪飲食習慣與體重篇」、「從頭到腳：孕媽咪 BODY 完美保養指南」、「美肌講堂：全方位戰痘守則」等。這些美容美體內容常以一種關切母親與腹中孩兒的角度切入的，這樣的論述位置，就更不容女性反抗了。

懷孕期間婦女所受到的監控和規則，恐怕是她一生中最嚴密的的時候。翻開雜誌，觸目所及盡是懷孕應注意的各種飲食、運動、生活

起居的「禁忌」、警告孕婦要好好照顧自己，不得有誤，而這些對孕婦的「建議」都是經過專家背書的。相較於我們母親那一代，這一代的母親所受到的限制更多了，因為即使是孕婦，也不能縱容自己耽於口慾，必須要吃得「正確」，維持「理想」體重。事實上，媒體甚至健康專家為孕婦所制訂的體重增加標準（10至12公斤），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以筆者大約48公斤的孕前體重，在兩次懷孕過程中，不論「控制」或「不控制」飲食，在生產前都增加了16公斤之多，而筆者尚不是一個逸出常軌的特例。而為了當一個美麗、時尚的孕媽咪，從頭髮、臉、乳房、小腹，乃至私處都必須細心保養，因為懷孕會使這些部位產生變化，因此必需採取行動——購買與使用相關產品，以挽救失去的美貌。而產後最主要的事便是讓自己瘦下來，生完孩子變胖已經不是一個母親的權力，而是不自制、不美麗，及政治不正確。近年來孕婦的塑身內衣大行其道，雜誌上的廣告令人目不暇給，而穿著塑身內衣的模特兒多是妙齡、未產子、身材姣好的女性，或是產後很快恢復「魔鬼身材」的女性藝人。這些都不斷地告訴生產後的母親：你也應該如此，如果你穿了塑身內衣，你也可以如此。中產階級的女性早就被教化成勤奮的消費者，在整個美體打造工程中，廣告驅策著女性，以金錢、道具、意志力將自己的身體依循特定標準整塑（林芳玫，2005），因而母親必須更奮力地鞭策自己，以得回美麗的身體。婦嬰雜誌不斷地告訴它虔誠的讀者，各種瘦身、塑身產品，想瘦就要買，買了就要用，用了就必然能瘦。觀察雜誌上各種對準媽媽／媽媽的「道德勸說」，我們看到的是，在「密集性母職」之外，流行論述亦產製一種「密集性的母體照顧」，女性的每一個層面（當然也包括容貌與身體）都被關注、監控、而這種以關懷之名，行箝制之實的手段，將母親禁錮在客體的論述位置，動彈不得。

(七) 密集式母職的進化——專家母職

學者曾感嘆二十一世紀的母親除了育兒家務，還要扮演諸多社會角色，因而好媽媽的標準逐漸擴大 (Medina and Magnuson, 2009)。趙淑芳 (2007) 指出，二十一世紀人類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及各種價值觀、生活觀等發生了一系列的變革，這使學前兒童家庭教育的理念、內容、對象面臨新的問題，而母親作為學前兒童 (0~6 歲) 的第一任老師，其教育素質受到時代發展的挑戰。現在的母親要懂幼兒心理學、教育學、要全面發展孩子的素質，自己也要全面提升。本研究發現雜誌建構的母職範疇，其內容之寬度、深度、細微、繁瑣，當真前所未有。只是瀏覽一年份雜誌的「特別企畫」，有關育兒的部分便令人目不暇給，以下只是幾個例子：「幫助媽媽了解寶寶的生理需求，寶寶啼哭代表的 7 種語言」(張采妮, 2007a: 56-68)、「守護寶寶健康！冬季 & 春季寶寶易感染的 8 種疾病」(施娟娟, 2007a: 48-68)、「為寶寶的營養加分：副食品添加 & 餵食守則」(張采妮, 2007c: 52-66)、「寶寶長大了！0~12 個月寶寶身心發展全記錄」(楊心怡, 2007b: 50-74)、「寶寶常見的 9 大皮膚困擾」(張采妮, 2007f: 50-65)、「男生、女生配：寶寶教養，男女有別？」(楊心怡, 2007f: 50-68)、「新生兒醫療照護特輯」(楊心怡, 2007e: 50-71)、「孕前優生 & 居家照護：我家也有過敏兒！」(張采妮, 2007h: 64-80)、「窒息、吞食異物、燙傷、骨折、脫臼、誤食、頭部擦傷：寶寶發生意外時的緊急處理」(黃薇潔, 2007: 54-70) 等。整理這些育兒的知識、原則、技巧，不禁感到現今的母職恐怕已不僅是密集式母職，而且是「專家母職」，不僅養育孩子的各種面向及細節需要顧及，孩子的身心發展亦必須瞭若指掌。這樣的母職建構即使對全職媽媽而言都是負

擔沉重，更遑論有工作的母親，而對一個未有孩子的女性而言，雜誌的母職內容恐怕會令她們對母親角色望之卻步吧！

(八) 母親作為消費者 (Mother as Consumer)

廣告是一本商業雜誌的命脈，只要打開便利商店或書店書報架上的雜誌，似乎沒有一本不是充斥著廣告。本研究僅針對《嬰兒與母親》雜誌中每一期的「特別企畫」進行分析，發現幾乎每一個特別企畫專題的文章中，都夾著許多廣告，多半左邊頁面是正文，而右邊頁面便是廣告。尤有甚者，在文章提到的懷孕、生產、育兒所遇到的不適、問題、困難時，多半會有幫助舒緩、回應、解決的方案，可能是若干產品、服務、建議，而這些產品及服務的巨幅廣告便緊接著出現，等著隨時降低讀者的焦慮。此種「置入性行銷」不僅是圖利廠商，亦是向讀者推銷一種消費的生活態度。雖然在台灣，各種雜誌無不充斥著廣告，並鼓勵消費，然而由於《嬰兒與母親》雜誌的特殊屬性，多數讀者從未有過懷孕、生產、育兒的經驗（如研究者本人即是如此），而雜誌可說是這些女性的啟蒙，不僅是懷孕等經驗的啟蒙，也是和這些經驗有關的消費意識的啟蒙；雜誌告知孕婦「應該」會有的不適或身體的變化、「應該」要補充的維他命、「應該」要塗抹的妊娠霜、「應該」要讓寶寶施打的自費疫苗（張玉櫻，2007: 68-102），以及為了留下回憶，「應該」做的胎兒超音波（施娟娟，2007b: 28-44），當然更有為了快速瘦下來，而「應該」穿的昂貴塑身衣，以及「應該」吃的營養師算過卡路里的月子餐。廣告不只是賣商品和服務，它所呈現的意識型態間接告訴我們理解世界的方法及對各種社會角色的期待。

雜誌中亦常針對一系列產品做介紹，通常是在討論主題的正文之後，雖然羅列了各廠牌的商品，但其介紹內容幾乎都是廠商所提供的，而並無消費者的實際使用經驗或撰文者的評估，因而消費者並無法從中獲得太多有用的訊息，而這些產品的介紹內容，更像是廠商肆無忌憚推銷商品的場域。

(九) 被排除的言說

關於母職的言說林林總總、五花八門，但據本研究的觀察，有關真實女性經驗的書寫，在婦嬰雜誌中似乎是不被容許的，就像在醫學領域中，醫病關係中的主角——病人的聲音，也多半是被消滅的。而能像美國著名女詩人 Adrienne Rich 將自己哺育經驗的真實感受書寫出來的母親並不多，而女性也很少被給予此種機會，因此女人的經驗持續被排除在文化史之外（夏傳位譯，1997）。

母職所帶來的壓力、焦慮、悲傷、憤怒，以及對自己無法完全自我犧牲、自覺對母親角色無法稱職的自責，許多婦女無法也無處表達這些真實的感受。整個社會文化論述也不能容許這樣的母親敘說，因為母親應該是無私的、無我的（王如雁，2007；張小虹，1993），於是母親們只能日復一日在壓抑／爆發的憎恨循環中備受折磨。

Choi 等學者（2005）訪談 24 位英國婦女以瞭解她們對母職的看法，這些婦女都處於懷孕的晚期，有的是初產婦（第一胎），有的是經產婦（第二胎以上），研究發現這些孕婦並未準備好面對即將來臨的母職角色，而她們的期待有許多是依循著各種母職的迷思。對這些婦女而言，真實是她們被成為母親的諸多工作給吞噬了，被新母職的巨大角色給淹沒了，母職是令人沮喪的。這些婦女的期望受母職迷思

的影響很大，而迷思與真實之間的差異便造成衝突，這些婦女覺得她們「應該」可以應付照顧新生兒，也可以處理家庭和照顧其他人，這反應出今日女性角色的文化再現是一個「女超人」(superwoman)、「超級媽媽」(supermom)、「超級太太」(superwife)，可以應付所有的要求、解決所有的問題。而這些受訪的婦女中竟然無人反抗此種「超級」母職意識型態，她們如此害怕無法做一個稱職的母親，唯一的選擇就是更加努力地做到完美，如此一來便更加鞏固了此種意識型態。對現代的女性而言，真實可能是母親的角色改變了她們的生活，動搖了她們的自我認同和主體意識，母職快把他們逼瘋了（也許有人已經瘋了），然而雜誌卻從不討論這些令人沮喪、顛覆完美母親形象、打破母職迷思的女性真實經驗及感受。

在婦嬰雜誌中，某些結構性的問題很少被觸及，如帶職母親面臨工作與家庭難以兼顧的困境，以及母親主體性的受限（除了盡情展現自己的身體）等，很少能進入婦幼雜誌論述的場域。兩性分工概念在國內雖然有所改變，但公私領域的劃分仍是很大程度地與性別重疊，女性長久以來被排擠在公共領域之外，在意識型態上，被教化以愛和情感去構造生存的價值，支撐資本主義的生產與再生產，在經濟上和意識上依賴男人，依賴私領域提供安全（張晉芬、黃玟娟，1997）。持家、育兒既被劃入私領域的範疇，母親的角色衝突（工作、家庭）就停留在個人問題階段，而不屬於超越個人與團體一般福祉與利益的公領域了。這樣的論述使得母職的結構性問題少被提及，或被認為不重要，直接造成的衝擊便是許多女性選擇不進入母職，婦女生育率降低幾乎是許多已開發、開發中國家共同的社會問題，國內雖有婦女產假、育嬰假的設置，但與瑞典、德國、法國等國所施行的男性產假、親職假、並有相當的薪資替代給付水準、彈性工時、親職保險、優渥

的孩童福利、家庭津貼、房屋津貼、教育補助金、政府介入的優良平價日間托育中心等福利國家人口政策（陳婷玉，2005）距離還很遙遠。國內即將實施的托育補助，似乎也僅限於有2歲以下幼兒的較低收入家庭。如果我們的社會繼續不願正視這些結構性的問題，女性主體意識的覺醒，只會讓更多女性揚棄母職，人口問題更形惡化。

最後是有關懷孕及產後的性的問題。Daniels 和 Parrott（1996）比較報紙有關母嬰照顧內容與懷孕的婦女日常談話的主題，發現某些主題從未登上報紙版面，如懷孕期間的性事。女性在懷孕期及生產後的性事和性慾議題，在一般大眾媒體的母職建構中幾乎是看不到的，除了社會對性的普遍隱諱的態度，我們的社會依然視縱情性愛的母親為壞母親。在女性懷孕期間，害怕傷害到小寶寶的迷思，也使男女雙方對性卻步。而許多女性在生產後幾個月成為性愛的荒原，對性愛的興趣全失。母親與寶寶之類的雜誌專欄裡，有時候會就這個問題提出若干建議，如與先生外出用餐，洗一個舒舒服服、香噴噴的熱水澡。女性提不起興致，被認為是她必須解決的問題，而女性雜誌那些建議都暗示可以用簡單的方法解決。然而性學專家 Margaret Leroy 與許多母親深入訪談的結果，卻發現許多女性在產後幾個月甚至幾年內，一點性綺思也沒有。而在一個調查報告中亦發現，子女在2歲以下的女性，近四分之一每個月或兩個月才做一次愛（董綺安譯，〔Leroy, 1994〕，1994: 191）。

本研究發現《嬰兒與母親》雜誌雖然對有關女性在懷孕期及生產後的性事和性慾偶有論及，但流於避重就輕的說教心態，勸告母親要盡快改善夫妻間疏離的親密感，「重拾夫妻間的親密關係與床第〔第〕之樂，以免造成夫妻疏離、感情失和，甚至婚姻不保、得不償失」（莊家榮，2007: 136）。這樣的論述似乎呼應了 Leroy 對婦女分娩後

性生活的論辯，她指出女性在產後 6 週，便被告知她可以安全無慮地繼續性生活，這種許可聽來像是一道命令；如果她不需要性愛，尤其是在產後 6 個月或一年以後仍然無此需要時，就會被認為有問題，這種不當的反應是一個她應該克服的問題。

母親常被建構為無慾的，其實懷孕對許多人而言具有提高性慾的作用，但在迷信瘦就是美的社會裡，軀體龐大的孕婦從不被認為具有任何性感的特質。於是女性在懷孕期可能性趣濃厚，但她的伴侶卻對她性趣缺缺，加上孕期性事會傷及寶寶的迷信，女性被迫壓抑自己的性需求。然而小孩子出生之後，情況卻整個翻轉過來，這次對性愛提不起興趣的是女性，而為了另一半、為了夫妻關係，這樣是不對的，必須趕緊「調整心態」、「尋回自我」、並尋求「專家醫師的幫助」（莊家榮，2007: 140）。如此看來，女性的性自主、性意識在這裡仍然受到壓抑，一位母親對性生活的期待，與社會規定的母親應有之性反應兩相矛盾，流行雜誌對一個母親的性描述，似乎仍是擺脫不了父權體制的宰制。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分析流行婦嬰雜誌的母親形象再現及母職建構，探討大眾母職論述的社會實踐形式與過程，指出與母職構連的意義／迷思／意識型態，以及被排除的言說，透過脈絡理路的耙梳來一窺其間的從屬關係與權力運作。

研究發現，縱然近年來國內在兩性平權的議題與作為上不斷地推展，由許多跡象看來，女性確實在主體意識、性意識等方面產生自覺，而整個權力宰制的結構似有鬆動，然而在婦權團體慶祝女權伸

張、女性主體意識高漲的同時，做為母親的女性卻深陷主體性被剝奪的泥淖中，不可自拔。流行論域中所呈現的密集式母職、傳統兩性分工模式、孩子是甜蜜的負荷等迷思仍舊在威脅著做為母親的女性主體性，強加在母職身上的光環與育兒的神聖召喚令許多母親在憤怒與自責的矛盾與衝突中痛苦不堪。而大眾文化中光鮮、幸福、快樂的親子形象與豐饒富足的中產家庭再現亦可能使母親們自慚形穢。準媽媽／媽媽的身體展現固然打破了母體不潔、醜陋、晦暗、無慾的迷思，也奪回某種程度的身體詮釋權，然而卻可能落入另一個更可怕、更廣泛的性別宰制——「美貌神話」中。藉著揭示成為母親所可能對女性身體造成的影響，美容、美體工業大張旗鼓地進攻母親的身體，再一次地對女體進行監控和規訓，而這一次可能更加凌厲，因為一切都是為了母親以及她腹中的胎兒著想。

相對於上述不斷再製的論述，母親哺育經驗的真實感受卻很少被傾聽，這樣的言說通常被劃歸私領域，因而被認為是個人的、不重要的，於是母親的角色衝突、母職對女性生活、生涯乃至生命的衝擊等問題都必須由女性自身吸收，而對建構母職的結構性問題鮮少觸及，好像社會結構與母親所面臨的困境完全無關。本研究期許，專業的女性／母職雜誌應確實聆聽並呈現母親的主觀經驗，使讀者獲得真正實用而貼近育兒生活的資訊與意見，以做為建構自身母職實踐的參考。而對當代母親所面臨的各種衝突與困難（職業生涯與親職矛盾只是其中一環）等切身議題，應闡出適當篇幅來進行具同理心的討論，以期能協助女性在成為一個母親之際，不但主體性不會遭到剝奪，並且能從母職實踐中獲得能動性和自主性。流行媒體亦應呈現多元而異質的母親面貌與經驗，試圖讓不同階級、種族、年齡、教育程度、甚至宗教、職業等的母親經驗及樣貌都能被關照，各種需求的母親聲音

能被聽見。而社會結構對母親所造成的不利與困境，流行媒體更應以一個母親權益的倡導者（advocator）自許，成為母親們與政府相關單位間的橋樑，努力捍衛母親的親權（育嬰津貼給付、幼教費用免稅等）、工作權（產假、育嬰假等），並為母親爭取更好、更完善的托育制度、安親制度等，讓母親能真正展現雜誌中的幸福、快樂的形象。

附錄一 《嬰兒與母親》2007年 各月份「特別企畫」單元標題及頁碼表

作者	篇名	頁碼
1月號 第363期		
施娟娟	子宮、傷口護理、月子餐DIY、坐月子禁忌解析：產後復原與坐月子大全	28-48
張采妮	幫助媽咪瞭解寶寶的生理需求：寶寶啼哭代表的7種語言	56-68
張玉櫻	常規+自費疫苗：疫苗全面接種，守護baby健康！	86-102
2月號 第364期		
張采妮	寶寶&媽咪的溫柔對話：快樂胎教法	28-42
施娟娟	守護寶寶健康！冬季&春季易感染的8種疾病	48-62
3月號 第365期		
施娟娟	把寶寶從頭到腳瞧一遍：胎兒超音波檢查特輯	28-44
張采妮	為寶寶的營養加分：副食品添加&餵食守則	52-66
4月號 第366期		
張采妮	孕媽咪的必經過程：11種孕期不適&紓解方法	28-44
施娟娟	媽咪的ㄋㄟㄋㄟ最好：教你成功餵母乳	50-64
5月號 第367期		
楊心怡	自然產、生產球、無痛分娩、人性化生產、剖腹產、水中生產、坐姿生產法：生產方式完整版	28-54
張采妮		
楊心怡	母乳好處知多少：營養素大揭密	60-64
6月號 第368期		
張采妮	產檢環境、證件&衣著準備、產檢項目分析：完全透視產前檢查	28-44
楊心怡	寶寶長大了！0~12個月寶寶身心發展全記錄	50-74

7月號 第369期		
楊心怡	YES OR NO? 懷孕禁忌21問	28-44
張采妮	胎記、新生兒毒性紅斑、新生兒青春痘、痱子、粟粒腫、尿布疹、念珠菌感染、異位性皮膚炎、脂漏性皮膚炎：寶寶常見的9大皮膚困擾	50-65
8月號 第370期		
張采妮	飲食習慣&體重、額外補充營養、飲食禁忌、孕期用藥：懷孕飲食30問	28-44
楊心怡	男生、女生配：寶寶教養，男女有別？	50-68
9月號 第371期		
楊心怡	從頭到腳：孕媽咪BODY完美保養指南	28-44
張采妮	從懷孕到生產：生一個孩子要花多少錢？	50-64
10月號 第372期		
張采妮	乳房護理、子宮按摩、惡露&陰道護理：產後復元&調理全集	30-42
楊心怡	寶貝，Welcome to the World！新生兒醫療照護特輯	50-71
11月號 第373期		
張玉櫻	原來生產可以這麼有feel：您可以要求「人性化生產」！	28-38
黃薇潔	聆聽身體透露出的信息：腹痛、出血 孕期不正常的警訊	44-60
張采妮	孕前優生&居家照護：我家也有過敏兒！	64-80
12月號 第374期		
張采妮	新手父母必備：懷胎10月母體&胎兒成長日記	28-46
黃薇潔	窒息、吞食異物、觸電、燙傷、骨折、脫臼、誤食、頭部撞傷、動物咬傷：寶寶發生意外時的緊急處置	54-70
張玉櫻	生產實境step by step：剖腹產過程，醫院現場直擊！	74-84

參考文獻

- 王如雁 (2007) 〈生不生有關係：一位中年頂客族婦女的生命敘說〉。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令儀譯 (1995) 《女性迷思：女性自覺大躍進》。台北：月旦。譯自 Betty Friedan (1963)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李芳森 (2006) 〈提早學習與兒童學習——當前親職的兩難抉擇〉，《幼兒保育學刊》，4: 63-78。
- 林芳玫 (2005) 《權力與美麗：超越浪漫說女性》。台北：九歌。
- 俞彥娟 (2002) 〈女性主義者對母親角色的批判：波娃和傅瑞丹〉，《成大西洋史集刊》，10: 311-337。
- 俞彥娟 (2006) 〈女性主義對母親角色研究的影響——以美國婦女史為例〉，《女學學誌》，20: 1-40。
- 施娟娟 (2007a) 〈守護寶寶健康！冬季 & 春季寶寶易感染的 8 種疾病〉，《嬰兒與母親》，364: 48-68。
- 施娟娟 (2007b) 〈把寶寶從頭到腳照一遍：胎兒超音波檢查特輯〉，《嬰兒與母親》，365: 28-44。
- 施娟娟 (2007c) 〈媽媽的ㄋㄟㄋㄟ最好 教你成功餵母乳〉，《嬰兒與母親》，366: 50-64。
- 唐維敏、程宗明、黃麗玲、蔡崇隆、鄧宗德、戴育賢譯 (1994) 《文化、社會與媒體：批判性觀點》。台北：遠流。譯自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s.) (1982)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 夏傳位譯 (1997) 《女性主義思想：慾望、權力及學術論述》。台北：巨流。

譯自 Patricia Ticineto Clough (1994) *Feminist thought: Desire, power, and Academic discourse*. Cambridge, MA: Blackwell.

- 張小虹 (1993) 《後現代／女人：權力、慾望與性別表演》。台北：時報文化。
- 張玉櫻 (2007) 〈常規＋自費疫苗：疫苗全面接種，守護 baby 健康！〉，《嬰兒與母親》，363: 86-102。
- 張采妮 (2007a) 〈幫助媽媽了解寶寶的生理需求，寶寶啼哭代表的 7 種語言〉，《嬰兒與母親》，363: 56-68。
- 張采妮 (2007b) 〈寶寶 & 媽咪的溫柔對話 快樂胎教法〉，《嬰兒與母親》，364: 28-42。
- 張采妮 (2007c) 〈為寶寶的營養加分：副食品添加 & 餵食守則〉，《嬰兒與母親》，365: 52-66。
- 張采妮 (2007d) 〈孕媽咪的必經過程：11 種孕期不適紓解方法〉，《嬰兒與母親》，366: 28-44。
- 張采妮 (2007e) 〈完全透視產前檢查〉，《嬰兒與母親》，368: 28-44。
- 張采妮 (2007f) 〈寶寶常見的 9 大皮膚困擾〉，《嬰兒與母親》，369: 50-65。
- 張采妮 (2007g) 〈懷孕飲食 30 問〉，《嬰兒與母親》，370: 28-44。
- 張采妮 (2007h) 〈孕前優生 & 居家照護 我家也有過敏兒〉，《嬰兒與母親》，373: 64-80。
- 張晉芬、黃玟娟 (1997) 〈兩性分工觀念下婚育對女性就業的影響〉，劉毓秀編《女性·國家·照顧工作》，227-251。台北：女書文化。
- 張錦華 (1994a) 《媒介文化、意識型態與女性——理論與實例》。台北：正中。
- 張錦華 (1994b) 《傳播批判理論》。台北：黎明。
- 張錦華 (2002) 《女為悅己者瘦？媒介效果與主體研究》。台北：正中。
- 張錦華譯 (1995) 《傳播符號學理論》。台北：遠流。譯自 John Fiske (1990)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莊永佳 (1999)〈台灣女性之母職實踐〉。嘉義：南華大學教育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莊家榮 (2007)〈生完孩子後，一定要性福喔！〉，《嬰兒與母親》，363: 136-142。
- 陳婷玉 (2005)〈給孩子一個伴？——婦女生育意願影響因素分析〉，南華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主辦「2005 傳媒公共性與產業發展」學術研討會，4月30日。
- 黃薇潔 (2007)〈窒息、吞食異物、燙傷、骨折、脫臼、誤食、頭部擦傷：寶寶發生意外時的緊急處理〉，《嬰兒與母親》，374: 54-70。
- 董綺安譯 (1994)《歡愉：女性性經驗真相》。台北：時報文化。譯自 Margaret Leroy (1994) *Pleasure: The truth about female sexuality*. 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Inc.
- 楊心怡 (2007a)〈母乳的好處知多少 營養素大揭密〉，《嬰兒與母親》，367: 50-64。
- 楊心怡 (2007b)〈寶寶長大了！0～12個月寶寶身心發展全記錄〉，《嬰兒與母親》，368: 50-74。
- 楊心怡 (2007c)〈Yes or No？懷孕禁忌 21 問〉，《嬰兒與母親》，369: 28-44。
- 楊心怡 (2007d)〈男生、女生配：寶寶教養，男女有別？〉，《嬰兒與母親》，370: 50-68。
- 楊心怡 (2007e)〈新生兒醫療照護特輯〉，《嬰兒與母親》，372: 50-71。
- 趙淑芳 (2007)〈淺析八十後母親的角色衝突〉，《紅河學院學報》，6(3): 85-87。
- 潘淑滿 (2003)〈婚姻暴力的性別政治〉，《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 195-253。
- 蔡篤堅 (2001)《媒體再現與當代台灣民族認同形構的公共論述分析》。台北：

唐山。

- Abercrombie, N. and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y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Baker, J. (2009) Young mothers in late modernity: Sacrifice, respectability and the transformative neo-liberal subject.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12(3): 275-288.
- Bartlett, A. (2003) Breastfeeding bodies and choice in late capitalism. *Hecate*, 129(2): 153-165.
- Bartlett, A. (2004) Black breasts, white milk? Ways of constructing breastfeeding and race in Australia. *Australia Feminist Studies*, 19(45): 341-355.
- Burr, J. (2000) "Repellent to proper ideas about the procreation of children": Procreation and motherhood in the legal and ethical treatment of the surrogate mother. *Psychology, Evolution & Gender*, 2(2): 105-117.
- Chang, S. R., Chao, Y. M., and Kenney, N. J. (2006) I am a woman and I'm pregnant: Body image of women in Taiwan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 of pregnancy. *Birth*, 33(2): 147.
- Cherry, A. (1999) Maternal-fetal conflic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aternal deviance, and some thoughts about love and justice. *Texas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8: 245-259.
- Choi, P., Henshaw, C., Baker, S. and Tree, J. (2005) Supermum, superwife, supereverything: Performing femininity in the transition to motherhood.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and Infant Psychology*, 23(2): 167-180.
- Condit, C. M. (1996) Media bias for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In R. L. Parrott and C. M. Condit (Eds.), *Evaluating women's health messages* (pp. 341-355).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aniels, M. J. and Parrott, R. L. (1996) Prenatal care from the woman's

- perspective: A thematic analysis of the newspaper media. In R. L. Parrott and C. M. Condit (Eds.), *Evaluating women's health messages* (pp. 222-23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enzin, N. K. (1998) Viewing, reading, listening: 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 *Social Forces*, 76(3): 1164-1166.
- Ex, C. T. G. M., Janssens, J. M. A. M., and Korzilius, H. P. L. M. (2002) Young females' images of motherhood in relation to television view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2(4): 955-971.
-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 Guendouzi, J. (2006) "The guilt thing": Balancing domestic and professional rol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8: 901-909.
- Hadfield, L., Rudoe, N. and Sanderson-Mann, J. (2007) Motherhood, choice and the British media: A time to reflect. *Gender & Education*, 19(2): 255-263.
- Hall, S. (1982)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M. Gurevitch, T. Bennett, J. Curran and J. Woollacott (Eds.), *Culture, society and the media*. New York: Methuen.
- Hall, S. (1997) The work of representation. In S.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 Harter, L. M. and Japp, P. M. (2001) Technology as the representative anecdote in popular discourses of health and medicine. *Health Communication*, 13(4): 409-425.
- Hasian Jr., M. and Flores, L. A. (2000) Mass mediate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usan Smith trial. *Howard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11(3): 163-178.
- Johnston, D. D. and Swanson, D. H. (2004) Moms hating moms: The internalization

- of mother war rhetoric. *Sex Roles*, 51(9/10): 497-509.
- Kelhä, M. (2009) Too old to become a mother? Risk constructions in 35+ women's experiences of pregnancy, child-birth, and postnatal care. *Nordic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7(2): 89-103.
- Kline, K. N. (2006) A decade of research on health content in the media: The focus on health challenges and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attendant informational and ideological problems.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11: 43-59.
- Kokkonen, R. (2009) The fat child - a sign of "bad" motherhood? An analysis of explanations for children's fatness on a Finnish website.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9(5): 336-347.
- Lantz, P. M. and Booth, K. M. (1998)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breast cancer epidemic.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46(7): 907-918.
- Larson, M. S. (1991) Health-related messages embedded in prime-time television entertainment. *Health Communication*, 3(3): 175-184.
- Luccisano, L. and Wall, G. (2007) The shaping of motherhood through social investment in children: Examples from Canada and Mexico. Conference Papers—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1-34.
- Madden, H. and Chamberlain, K. (2004) Nutritional health messages in women's magazines: A conflicted space for women reader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9(4): 583-597.
- May, V. (2004) Narrative identity and the re-conceptualization of lone motherhood. *Narrative Inquiry*, 14(1): 169-189.
- Medina, S. and Magnuson, S. (2009) Motherhood in the 21st century: Implications for counsel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87(1): 90-96.
- Meyers, M. (2004) Crack mothers in the news: A narrative of paternalistic racism.

-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8(3): 194-216.
- Miner, M. M. (1996) "Like a natural woman": Nature, technology, and birthing bodies in *Murphy Brown*.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16(1): 1-17.
- Morell, C. (1993) Intentionally childless women: Another view of women'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Women & Social Work*, 8(3): 300-316.
- Murphy, E. (2000) Risk, responsibility and rhetoric in infant feed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9(3): 291-326.
- Neuendorf, K. A. (1990) Health images in the mass media. In Ray, E. B. and Donohew, L. (Eds.), *Communication and health: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pp. 111-135).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 Phoenix, A., Woollett, A. and Lloyd, E. (Eds.) (1991) *Motherhood: Meanings, practices and ideolog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Reger, J. (2001) Motherhoo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st identities: Variations in a women's movement organization. *Sociological Inquiry*, 71(1): 85-110.
- Roy, A. (1998) Images of domesticity and motherhood in Indian television commercials: A critical study.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2(3): 117-134.
- Seale, C. (2002) *Media and health*. Thousand Oaks, CA: Sage.
- Stephens, J. (2004) Beyond binaries in motherhood research. *Family Matters*, 69(9): 88-93.
- Sutherland, K. (1999) Of milk and miracles: Nursing, the life drive, and subjectivity.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20(2): 1-20.
- Tobin, B. F. (1990) "The tender moth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and the lady's magazine. *Women's Studies*, 18(2/3): 205-221.
- Tropp, L. (2006) "Faking a sonogram":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on *Sex and*

- the City*. *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39(5): 861-877.
- Valdivia, A. N. (1998) Clueless in Hollywood: Single moms in contemporary family movi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22(3): 272-293.
- Van Dijk, T. A. (1997) The study of discourse.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tructure and process*. Newbury Park, CA: Sage.
- Williams, J. E. (1997) Discourses on death: Obituaries and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Omega*, 34(4): 301-319.
- Wilson, H. and Huntington, A. (2006) Deviant(m)other: The construction of teenage motherhood in contemporary discourse.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5(1): 59-76.
- Yadlon, S. (1997) Skinny women and good mothers: The rhetoric of risk, control, and culpability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about breast cancer. *Feminist Studies*, 23(3): 644-677.

Representations of Motherhood in a Popular Maternal Magazine

Ting-Yu Chen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n-Hua University

The concept of motherhood was (and still is) culturally constituted, and that media including popular maternal magazin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A highly circulated magazine addressing motherhood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institutions for new mothers' socialization.

For centuries, women have suffered from the feeling of guilt as they struggled with the myths of motherhood versus reality discrepancy. The study explore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therhood in a popular magazine *Baby & Mother* targeting current and expecting mothers in order to see some dominant ideologies around motherhood that oppress women. As part of this exploration, I will examine how *Baby & Mother* portrays the “good” mother. Overall, my aim is to extract the discourses emphasized, and those marginalized, or even completely excluded to identify the myths of motherhood in popular women's magazines.

This study found a subjectivity-confined, technocratic, romanticized, middle-class ideological, professionalized, and consumerist motherhood presented in *Baby & Mother* magazine. The magazine reproduced an neo-liberal, post-industrial, late capitalistic, technocratic, and patriarchal ideology by representing motherhood.

◎作者簡介

陳婷玉，目前任職於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鑽研媒體再現中弱勢或被烙印團體的形象（如愛滋病患、老人、女性等）如何被塑造與呈現，並企圖發掘其再現的特殊建構（如死亡）與社會意涵。近來亦從事研究者所傾心的閱聽人研究，尤其是女性因其特殊的歷史脈絡與位置所產生不同於主流、父權宰制的對立（或協商）解讀。而由於自身的產育經驗（研究者在近幾年內懷孕生產）而激起對台灣母職經驗的發想，業已進行對流行媒體的母職建構分析，目前則將研究重點放在台灣母親的自我形塑與展演，企圖審視母親所展現的母職樣貌及主體性。

〈聯絡方式〉

地址：622 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 32 號

Email: tychen@mail.nhu.edu.tw